

父母是警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我的女儿被她的富二代上司灌醉后带到酒店，做了最残忍的事。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去警局自首。

我告诉他们，说现在那个富二代的失踪案，是我做的。

如果不想那个富二代死，就帮我做一件事。

不然，48 小时后，我一定会被无罪释放。

而且，你们永远都找不到那个畜生。

一. 于寻道

01

我叫于寻道，我囚禁了一个富二代。

他被我堵住嘴之前问我，到底是什么人，要做什么。

我说我以前，是缉毒警。赖梓豪，你惹上了一个老缉毒警。

我说我们这种人，见过很多很多毒贩，个个都是畜生。

哦对了，其中有一个，很会折磨人。

「他的那些法子，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想不到，还能派上用场。」

02

几个星期前，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医院打来的。

说我女儿淼淼，在妇产科，大出血。

可她单身。

只有 21 岁。

她一个人去的医院，没人陪着。

本来没透露任何家属信息，可是病危通知书都下了，不得不辗转通知我。

我到医院时，她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整张脸像白纸一样。

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

四天后，才说了第一句话。

「赖梓豪。」她说，「是赖梓豪做的。」

03

赖梓豪，是淼淼的老板。

淼淼说，上个月，赖梓豪第一次在电梯里摸了她的腿。

第二天，淼淼就提了辞职。

可是赖梓豪说合同里写，如果呆不满三个月，就要赔偿公司培训费用的两倍，总计 20 万。

没办法，淼淼留了下来，并且时刻和老板保持距离。

眼看三个月到了，赖梓豪组织了全公司的聚会。

淼淼说自己没喝酒，只喝了点的红茶。酒席途中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困。

等她再醒来，她第一时间调了酒店监控，看见那天晚上，赖梓豪扶着晕厥得她进了客房。

直到天亮，赖梓豪才离开了客房。

淼淼打了报警电话，可是没等警察过来，酒店的人接到了一通电话，把她赶到了酒店大堂。

保安盯着她哪也不让去。

警察来的时候，监控全都消失了。

客房整洁一新，像是被彻底清洗过一样。

大上周，淼淼测出怀孕了。

她决心打掉，可是……

04

「医生跟我说，子宫壁很薄，做手术很危险，并且……」

淼淼开始哽咽「并且很可能，终身都没法再怀孕了，医生问我……真的要打掉吗？」

她挤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

「对不起啊，我还是打掉了。」

05

我报警了。

可是到了警局，将事情一说。

警察问我，你女儿能来一趟么？

我说我怕她受不了。

警察说，那你回去和女儿沟通，让她提供性侵的证据。

「性侵」这两个字，很刺耳。

可那警察似乎不觉得。

他说人证，就是目击者，物证，就是遗落在身体里，或者身上的体液……

然后，他又说了一系列艰难的取证方法，直到我听不下去。

我说一定要这样么？这不是撕伤疤么！？

警察叹息，说我理解你，可是，如果没有证据，我们没法拘捕嫌疑人的，我们也怕冤枉了好人啊。

我说什么好人啊！？那畜生，动了我女儿！怎么就好人了啊！？

他说你冷静点，这是警局！

我说你女儿让人家动了！你冷静一个给我看看！

06

我没能立案。

和警察吵起来之前，我心里就清楚，那警察说的所有取证条件，我都做不到。

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

出了警局，鬼使神差的，我竟然去了淼淼工作的地方。

那是一个很大的写字楼，是老家绝不会有的高大建筑。

27 楼，一个大平层里，我见到了赖梓豪。

我喊他，他说「你哪位啊？」

我挥起拳头，一拳就打在了他的脸上。

他被我打倒，迅速抱住头，蜷缩在地上。

我奋力踹他，可只踹了半分钟，我就被一群高大的保安拽住了。

我被那些人带到写字楼的后巷里。

他们用酒瓶和棍子打我，下手很重。

被打得没力气时，赖梓豪拽着我的头发问我，「是为了于思淼的事？」

我朝他脸上吐了一口。

然后，被敲了后脑。

07

我是被淼淼的电话叫醒的。

她在电话那头哭，嚎叫着哭。

她从不这样的。

她说你在哪啊，快回来啊！快回来啊！

我心里知道，出事了。

那时，天已经黑透了。

08

我后悔惹怒了赖梓豪……

我被打晕的两小时，淼淼的出租屋门口，整个走廊，从一楼，到七楼的每一个走廊，都被贴满了照片。

淼淼的，在宾馆里的照片。

回到家时，淼淼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

抬头看我的时候，眼睛又红又肿，眼神里，没有一点生机。

我说没事了，那些照片，我都已经撕掉了。

我找来铁盆子，将所有照片放在里面，说你看啊，我把它们都烧掉。

淼淼摇头，「那些人在门口说，他们明天还会来的。」

我说，「爸爸守在门口，爸爸不让他们进来。」

淼淼流着眼泪，「那别的楼呢！网上呢！？」

我没法回答她了。

我确实，没法解决这些。

她沉默了一会，忽然说，「我死了怎么样？」

「你说什么！」我喊了一声。

可那是下意识的，喊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的女儿，被我这几个字吓得哭了起来。

紧接着，她的身下，出现了一滩水。

那是她脆弱的身子接受人流后的后遗症……

她失禁了。

我的心，想被刀子捅穿了一样疼。

我说对不起，爸爸不是故意吼你的，爸爸帮你擦。

可我刚要靠近她，她就开始大喊，别过来！

别过来！别过来求你了！

别过来！

我求求你！

别过来！

.....

我想杀人了。

我想杀了赖梓豪。

09

之后的几天里，我没让他睡过觉。

但比警方做得更狠一点。

我将他脱光，捆在椅子上。

买廉价的蓝牙耳机，塞进他的耳朵。

为防止他自己用头甩掉，我在他耳朵上缠了足够粘的胶布。

然后将手机插上电，全天最大声播放单纯的杂乱噪音，有那声音我试过，能把人耳朵刺痛。

当然，即便如此，他十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开始昏昏欲睡。

我知道，他一个没受过训练的人，一定已经到极限了，这个时候，意志不堪一击。

我摘下了他的耳机，跟他说，你想睡可以啊，砍断自己的一根手指。

我摘了他嘴里的抹布，问他，「选哪只？」

他摇头，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他说他错了，他说自己不该和淼淼上床。

我说别提这些事了。

我说现在我不需要你的忏悔，我需要，你受到惩罚。

我拿出刀子，问他，哪一只？

他不选择，开始骂我，甚至，骂淼淼。

我说我帮你选吧。

然后我走上前，重新堵住了他的嘴，割了他的小指。

我知道自己的惩罚方式还是太过直接，更恶心的是，我还要为他包扎，以免他失血过多而死。

但这是必须的一步。

这根手指，我会在自己身陷囹圄后，拖人寄给赖梓豪的母亲。

并留下字条：「销案，就能找到儿子。」

10

对他造成了肉体上的「基础伤害」之后，真正的报复，才刚开始。

是那个毒贩跟我说的。

「把一个人变成行尸走肉，只需要有限的几个步骤，两三天，就够了。」

11

割断他的手指之后，我开始按照当年和毒贩学的方法，按部就班地做事……

一. 不让他睡觉，不让他穿衣服；

二. 继续对他进行适当的肉体伤害；

三. 逼他喝自己的排泄物，并被镜头记录，这一条，是为了剥削尊严；

四. 逼他辱骂自己，并被镜头记录，这一条是为了消除自我认知；

五. 逼他自残，同样要被镜头记录，这一条，是自杀模拟；

六. 逼他不间断看这些记录 24 小时以上。

于是，我让赖梓豪经历了这些。

两天后，他的神志已经被完全摧毁，再也无法正常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他立刻蜷缩在全屋最黑暗的角落里。

我知道，自己成功了。

他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我走过去，告诉他，「你看的那些视频记录，都在我手上，如果你告发我，所有的视频都会传到网上。」

他不答话，但身子颤抖的更厉害了。

于是我又说了一遍，「如果你告发我，你那些毫无尊严的视频都会传到网上。」

我笑起来，将这句话，又重复了十遍。

直到他狂叫起来。

他痛苦的狂叫，在那一刻，让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

就像，赞歌。

在赞歌里，我执行了那个毒贩教我的最后一步。

七. 在无光环境，幽闭 24 小时以上。

那毒贩说，前面的六条，都是夺去一个人的作为「自己是人」的认知。

而幽闭，才是真正让人脑产生病变的手段。

我将赖梓豪重新绑好，堵好他的嘴巴。

然后，将屋里所有的光亮都遮掩起来。

做好一切，欣赏了几分钟他痛苦而无声地挣扎后。

我出了门，去往警局，执行计划的下一步——自首。

11

我叫于寻道，今年 35 岁。十年前，领养了淼淼。从此，她是最宝贵的人。

囚禁赖梓豪的第二天下午，我到了警局。

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走过来，他职级显然很高。

他说我正要找你，你却自己送上门了，于寻道。

我说是啊，我来自首，赖梓豪的失踪，我做的。

他说承认就好，那请你配合我们调查吧。

我摇头，说，你们应该配合我才对，不然，48 小时之后，我一定会被无罪释放。并且，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赖梓豪。

二. 梁警官

于寻道暂住在深城山南区的一片名为「茶光村」的城中村内。

村内百多栋农民房，极紧密，像香港的九龙城寨。

主干道的摄像头显示：

自 6 月 14 日起，于寻道与养女于思淼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不同房间。

7 月 3 日，下午一点十三分，于寻道离开城中村。

一点半，赖梓豪进入了城中村，并直接进入了于思淼所在的 51 栋。

下午两点零五，于寻道回到了城中村，行色匆匆，同样直接回了 51 栋。

下午三点半左右，赖梓豪离开了城中村，并于当晚失踪。

7 月 4 日，于寻道才再次离开了 51 栋。

01（剩余审讯时间：47 小时 50 分）

「所以按照这个时间表，你可以和赖梓豪，共处一室，至少一小时二十分钟。这期间，你们在做什么？」我问：

于寻道很镇定，「我让他给我女儿磕了一千个响头。」

「你少跟我要花样！」和我一起审讯的徒弟小董怒斥。

「真的，」于寻道笑起来，「你们没磕过吧，一千个，一小时算快的了。」

于寻道说这些的时候，不像是在骗人。

他的眼神足够凶恶。

「好啊，既然你来自首了，告诉我，赖梓豪现在在哪？」我问。

「我是来自首，但没说我要告诉你们赖梓豪在哪啊，」于寻道嘲弄着，「而且，我自己也忘了他在哪了。」

小董砸了桌子，「你他妈耍我们，我让你一辈子吃牢饭信不信！」

于寻道笑，指着我和小董，「一个恐吓，另一个怀柔，这招快一百年了，有没有新的？」

他很难搞。

无奈，我只能先退让。

「于老哥，告诉我，你要什么。」

于寻道眉毛一扬，「这才是正确的交流方式。」

「首先，我要你们警方，确保我女儿于思淼的安全。因为赖梓豪的失踪案立案，赖梓豪的富豪老妈，一定会找我女儿的麻烦。」

于寻道对赖梓豪很了解。

赖梓豪做事嚣张跋扈，很大程度来自母亲的溺爱。他四年前回国，之后有不少案底，几年前甚至飙车致人伤残，但都被其母亲摆平。

我回答他，「你女儿也是嫌疑人之一，我们审讯之后，会派警员去她家盯着她。」

「那多谢了，」他微微叹了口气，「第二件事，我希望你们找出赖梓豪性侵少女的确凿证据。」

小董不耐烦了，「你有病吧，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你还要让我们帮你做事！？」

「不做也可以啊，」他靠在椅背上，「你们会关我 48 小时，我也会给你们 48 小时，这个时间内你们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他一定死。」

「你妈的！」小董这次真的急了，直接想要冲上去。

我砸了桌子，呵斥小董，「出去！」

小董一愣，嘴里嚼着脏话，出了审讯室。

关上门后，关了摄像头，「接下来，我们说的话，没留证据的。」

「好啊，我信你。」他说。

「于寻道，你真的想杀人么？」

「想啊，想要杀人，也犯法么？」

「可是，现在你人在审讯室里，还能杀赖梓豪？」

他笑起来，「那……很简单啊，

48 小时的定时器，加一个放血机械。」他说，「所以如果你不合作，他的死，就有你一份了，梁警官。」

我心里确实有一瞬间的恐惧。

但很快发现，为了威胁我，他也漏了破绽。

「所以，他在一个屋子里，而不在野外，是吧？」我分析着他的话，「并且，48 小时后会死，就说明，48 小时内，是安全的。」

我走到他跟前，盯着他镇定的眼睛，「当然，也不排除，他已经死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虚张声势！」

于寻道愣了一下，眼睛眯起来，他感受到了，我已经放弃了对他的常规询问。

我已经要开始和他斗了。

他笑起来，「梁警官，所以，你不打算满足我的条件了么？」

我摇头，「我不习惯跟犯人妥协。」

02（剩余审讯时间：7 小时 50 分）

之后的 40 个小时里，我们没让于寻道离开座位。

也没让他吃饭，喝水，睡觉。

三组人，轮流审问。

这已经不是寻常审讯了，这是我们分局对待重大嫌疑人的手段。

可是，重刑犯都挺不过去的 40 小时，对于寻道竟然不管用。

确切地说，40 小时里，于寻道连情绪都没有明显的起伏……

「你们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动了赖梓豪，你们也找不到他。」40 小时的时候，于寻道看着我，面容憔悴，嗓子暗哑，却仍一脸的嘲讽，「没多少时间了，还不考虑我的提议么？」

出了审讯室，小董跑过来，说终于查到了于寻道的既往资料了。

「他以前，是个缉毒警。」

我一拳打在了走廊的墙上。

老警察。

什么审讯，能对付老警察呢！？

我看着墙上的表，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我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筹码——时间。

三. 淼淼

01

其实，如果计划完整。

赖梓豪会死在我手上。

于寻道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他只比我大 15 岁，充其量，算是我的监护人。

我从小被母亲养大，母亲去世后，托他照顾我，照顾了十几年。

我改了他的姓，他叫我「女儿」，但我从没叫过他「爸爸」。

我叫他大叔。

那天晚上，大叔仍然强颜欢笑，为我做最爱吃的东西。

但我好几次说话，他都没听见。

他每次要做某件大事时，就会这样。

「大叔，你想杀了他，是吗？」吃饭的时候，我这样问。

他愣了一下，没回答我。

「别做傻事。」我说。

他停下筷子，叹气，说了一声对不起，眼泪顺着眼角渗出来，很快被他擦了。

我知道大叔的过去。

他能做得出来，也能做得到。

可这件事，我想自己做。

02

我跟赖梓豪发微信，痛骂他，说再见到他，会和他拼命。

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如果我示弱，装可怜，赖梓豪会把我当成垃圾。

但如果我愤怒，凶狠，赖梓豪才会想要继续和我玩下去。

果然半分钟后，他回了我一条语音。

仍然一副嬉皮笑脸的语气。

「想怎么和我拼命啊？在哪拼命啊？」

我说，混蛋。

他说，想再见混蛋一面吗？

我说，有胆子，来我家。

第二天，我借故支开了大叔。

大叔走后半小时，赖梓豪如约来了我家，一个人。

而我，将厨房的刀磨得很锋利。

03

赖梓豪进了我狭小的屋子，我把门关上，锁紧。

他嬉笑着，说这门不隔音啊。

「如果叫起来，全走廊的人，都能听见。」

我说，「那你小点声。」

他笑，「你也小点声。」

我点头，「当然了……」

说完，我将刀子直接插向了他的脖子。

可我因为害怕，手不听使唤，把刀子刺歪了。

他逃开，脖子上留下了一道细而浅的伤痕，好半天才渗出一丝血来。

他摸了一下脖子，看了看自己的血。

「臭婊子！」

他骂了一句。

我没法再杀他了，想回身出门，可是手刚碰上门把手，头发就被他扯住了。

他将我的脑袋磕在地上。

抬起脚，踩在了我的小腹上。

一脚，两脚。

我惨叫着，可越叫，他踹得越凶。

他骂我是贱人。

骂我就是个乡下妞，过来要饭的！

然后他跪在我身上，将刀子夺在手里。

刀尖，抵上了我的脸。

他说，放心，我不会伤你，最多就是，毁了这张脸。

「这样，你就不会属于别人了……」

四．于寻道

01

我怎么也想不到，淼淼会比我更早一步，杀人……

那天，她突然让我去很远的地方，帮她买一种品牌的点心。

可是，出租车开出十几分钟，我才意识到，她就是想让我离开。

她正是最脆弱的时候，让我离开，她要做什么？

我赶忙让司机调头，吼他，说快点回去，我要救人！

下了车，我飞速跑回家。

踹开门，看见淼淼正被赖梓豪压在身下。

赖梓豪的一把刀，已经抵在了淼淼的脸上。

他看见我，想要开口说话。

可我已经抄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摆件，砸碎在他的太阳穴上。

02

淼淼告诉我，是她引赖梓豪来这里的。

她看出我想要「做吓人的事」，也知道，拦不住我。

于是想了一夜，决定比我早一步，把事情做了。

她哭着，说自己用刀子捅赖梓豪的时候，怕了。

我抱着她说没事了，没事。我能处理一切。

赖梓豪头上出了近百毫升的血，但他没死。

正好。

冷静下来之后，我也发觉，死，太简单了。

可是，警察怎么应付呢？

折磨赖梓豪，不是什么难事。

难的是，如何脱罪。

如何让我，和淼淼，在惩罚了赖梓豪之后，还能全身而退。

五. 对峙

01 于寻道（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14 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墙上的表显示，48 小时的拘留，还有十几分钟就要结束了。

我没能如愿，到此刻，梁警官也完全没有想要配合我的意思。

他们根本不想帮我找赖梓豪的犯罪证据。

我料到这一点了。

我也曾是警察，不对罪犯妥协，是警察的天职。

既然他们选择不妥协，就别怪我手黑。

此时，梁警官走了进来，点了一支烟，递给我，说「兄弟，最后十分钟了。」

我叼了烟，说「是啊，看来你们不信赖梓豪会死。」

说完这句，我盯着梁警官。

他异常镇定。

看来，他有了新的破案方法了。

可是，十分钟，他能做什么呢？

「兄弟以前也是警察吧？」他忽然问了一句。

「查过我？」

「是啊，但是，为什么辞职？」

「我可以不回答你么？」

他点头，「随便。」

又是默默地抽烟。

沉默。

暗室，烟雾，他坐在我边上。

我知道，自己经过 48 小时的苦熬，是最虚弱的时候。

他这种人，已经在沉默里蓄满了力量，准备给我最后一击。

我们都在等。

等谁先绷不住。

忽然，我的烟烧到了手指。

他笑了一下。

「你真的不知道赖梓豪在哪？」

我下意识地摇头，「监控视频里你看见了，他下午就走了。」

「视频嘛，总有些漏洞。」他说。

「视频还有漏洞？」

「当然，我只看到了赖梓豪的背影，谁知道这个赖梓豪，是不是你假扮的？」

02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7 分）

「假扮的？假扮的……」他被我逗笑了，笑了很久，久的不正常。

我知道，他是在这笑声里，思考如何应对。

所以……我应该猜对了。

我说，「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听，我对这个案子的想法，就当听个乐子。」

于寻道点头，「好啊，听个乐子。」

我扯了张椅子，坐在他对面，「首先，我的所有的推断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

于：「什么假设？」

我：「他已经死了吧？」

于：「是么？」

我：「毕竟你和于思淼，都想杀了赖梓豪。」

于：「小子，别这么想我女儿。」

我：「说了是假设了，别认真嘛。我只是觉得，唯有在这个假设之下，我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

「茶光村一共有一百多栋楼，村里只有主干道有摄像头。而这百余栋『握手楼』之间，是数百条只够一人通过的小路，宛如迷宫，根本没有足够的摄像头铺设。」

「如果我是你，杀了赖梓豪，我一定把他藏在村子里。」

03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6 分）

于：「是啊，但是你们可以搜整个村子啊，很快就会搜出来。」

我：「是你让我们没法搜寻的。」

于：「我么？」

我：「是啊，你把所有事都算到了。7 月 3 日，你离开城中村，之后赖梓豪进入城中村并直接进了 51 栋。这里，基于我的假设，你和于思淼都想要杀赖梓豪，同时，你们两个都不想彼此卷进来，所以，我可以肯定于思淼是故意支开你的，想要独自刺杀赖梓豪。」

于：「她疯了么？她刚做过手术，怎么可能搞定。」

我：「不，你受过搏击训练，你当然知道她做不到。但对于她这种平民，很容易误认为，自己有把刀子就可以对抗强者。于思淼的计划是合理的，因为她有刀子。可是，你我都知道这种对抗的结局，于思淼大概率没法杀害赖梓豪。但好在，你似乎察觉到了异常，很快又返回了城中村，这也解释了你为什么第一次回村时，行色焦急。」

于寻道笑起来，「所以，你还是认为，我杀了赖梓豪。」

我摇头，「我的这个逻辑里，赖梓豪是否活着不重要，我们先假定他是具尸体。」

于：「很高明的假定，你排除了很多干扰。」

我：「如果他是尸体的话，我就能推断出，你藏匿他的方法了。」

04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5 分）

于：「凭什么认为我藏匿他了？」

我：「时间。」

于：「时间有问题么？」

我：「你两点回到城中村，赖梓豪的背影再次出现已经是三点，你是老警察，又恨他入骨，这一个小时，你早已打断了他的腿！怎么可能允许他安然无恙地走出 51 栋。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离开那里的根本不是他，是你！」

于：「我已经解释过了，这一个小时，我让他磕了一千个响头呢。」

我被他逗笑了，他仍然坚持着先前荒谬的解释。

我说，「不对，这一个小时，你在藏尸。」

于：「他一米八，很难藏的。」

我摇头，「很容易的，用这个。」

我拿出了一条数毫米宽、两厘米长的塑料片。

于：「这是什么？」

我：「编织袋的碎屑，在于思淼家找到的，你们清理的很干净了，但所有事情，不可能不留下痕迹。这种编织袋，在这个村里的一家杂货店就能买到，容积大过 24 寸的行李箱。」

于寻道仍然镇定：「我还是没明白。」

我：「说到这，你还不相信我已经全猜出来了是么？」

他沉默，我于是刻意变得严肃，试图用最大的压迫感，重新梳理整个案件。

他已经不断被我引导，步步深入。

所有接下来的内容，即便我只猜对了三成，也足以让一个杀人犯产生十成的畏惧。

「别藏了于寻道！7月3日下午两点零五，你回到村子，你做了什么心里清楚！你直接进入于思淼的房间，协助于思淼，杀害了赖梓豪！」我死盯着于寻道，语气越来越凶，「换句话说，赖梓豪死了！你们两个一起杀的！」

05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4 分）

「但你是老警察，很镇定。你很快想到，眼下的一小时，是处理这具尸体的黄金时间。同时，这个时间点是深城最热的时候，街上的人比午夜都要少，只要你够小心，你能做到，天衣无缝！」

「于是你立即离开了51栋，避开摄像头，在村里的另一栋楼下，找到新的租房信息。城中村的租赁几乎没有监管，村民将租房信息写在牌子上，挂在楼下就开始出租了，你租这种房子，二十分钟就能搞定，哪怕留下虚假身份信息，房东也几乎不会查证。」

「租好房子后，你花了几十块现金在杂货店买了最大号的编织袋，一层不够牢固，就买两层，然后将赖梓豪装进麻袋，运到了新租的房子里。城中村里很多务工人员，就算真被人看见，也不会有人怀疑！」

「完成这一切是下午的三点半，你穿上赖梓豪的衣服，离开城中村，并故意给摄像头留下背影。这技巧看似简单，却是你最高明的一招！」

「有了这一招，我们警方就算识破了，也没有合理理由向上级申请，对茶光村进行地毯式搜查了。茶光村近百栋楼上万个房

间，没人能找到赖梓豪！」

于：「可是，犯罪现场呢，受害人的痕迹呢？」

我：「更简单了，你找到一处远郊，换上自己的衣服，将赖梓豪的衣服烧毁。挨到深夜，再回到茶光村 51 栋。到此，你已经完成了『赖梓豪的失踪』，而失踪后 48 小时，警方才会立案，也就是说，你至少有 48 小时清理犯罪现场，抹除赖梓豪的所有痕迹，以及，编造谎言。」

「48 小时，对你这种人来说，什么都够了！」

06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3 分）

于寻道看着我，沉默了半晌。

忽然，我清晰地看到，于寻道的右嘴角有向上抽了一下。

那是笑容！

那笑容说明两件事。

第一，我的推断正确了大半。

第二，他没有对这场犯罪产生任何愧疚，相反，他志得意满。

那是个令我绝望的笑容。

他抬起头，轻轻地鼓掌。

于：「如果我当初有你这样的搭档，或许能多抓住几个犯人。」

因为直到现在，他都没有任何犹疑。

他的这副反应，显然是拆穿了我的伎俩。

那就是……

「梁警官，就算你上面说的都对，你接下来怎么行动呢？」

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靠一条编织袋的碎屑，继续审问我？」

是啊，我没有证据，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只是要逼出他的破绽，趁机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可他，不愧疚，不犹疑，不忏悔，更不畏惧。

他手段完美，内心，更对自己的犯罪极度坚定。

他，没有破绽。

07（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2 分）

「梁警官，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能推断出这么多，真的很厉害了。」

「于寻道，告诉我吧，告诉我，赖梓豪在哪！是生是死！」

「为什么？」

「于寻道！上有国法！你没资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那今天，我想试试。」

沉默。

许久的沉默。

此时，墙上的电子钟，走到了第 48 个小时。

「梁警官，你该放了我了。还有，你要找的人，可能，不在这世上了。」

07 于寻道（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0 分）

我抬起手，示意梁警官解开手铐。

可他忽然叹了口气。

「于寻道，其实，我一直想要帮你。你是老警察，你知道，这世上，不应该有私刑。」

「说完了么？」我问，「说完了放我走。」

他摇头，「我不会放你走的。」

「48 小时到了。」

「没到。在你最困的时候，我让技术人员调整了时钟，现在距离你的刑拘结束，还有两个小时。」

我愣了。

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我很虚弱，同时，警察也没有强制让我清醒。

所以，那段时间，他们是故意让我「休息」的。

「梁警官，好手段，这一招我当年确实没有，因为当年的审讯室里，不是电子钟。可是，梁警官，给你两小时，就能找到赖梓豪了么？」

他点头，「能的。」

我笑起来，我感觉到游戏越来越有趣了。

可是，到目前，我仍是赢家。

「梁警官我提醒你！刚才的所有审讯，都是你的猜测，你没有实质证据，根本拿不到搜查令！而没有搜查令，你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警力在两小时内，搜查整个茶光村！」

说完这句话，他沉默了半晌。

而他的眼神，以可见的速度变得狂热！

「你承认了，于寻道！」

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承认？我承认什么了？」

「你承认了我的推断！」他高声说，「你说，两个小时内，搜查整个茶光村！」

梁警官站起身来，掏出对讲机，「赖梓豪在茶光村！现在开始搜查！」

「搜查！搜查个屁！」我吼着，「你们根本没有警力！」

他已走到门口，听到我的话，停了脚步。

「本来是没有的，但后来，我联系了赖梓豪的母亲。」他回过头，「对不起，为了破你的局，我用了赖梓豪手底下的一群地痞流氓。于寻道，等这件事一了，我会还你养女一个公道！」

08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1 小时 48 分）

六个小时前，当我知道于寻道曾是缉毒警，就知道，我没法撬开他的嘴。

而这段时间，赖梓豪的母亲一直在不断给警方施压。

她是做房地产起家的，手底下很多混混。

那些混混整日在警局门口喊话、骂街，甚至趁晚上在警局门口泼油漆。

我们拘留了一批，就又换一批来喊。

而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群流氓，或许能帮我破案。

我联系了赖梓豪的母亲，告诉她，想破案，就帮我。

「你是警察，我怎么帮你？」那高傲的中年女人问我。

我说，「我是警察，但你，能做警察做不到的事。」

我让她集合了能找到的所有小流氓，包括给钱就办事的民工兄弟。

这些人，会在两小时内，敲开茶光村数万农民房里的每一道门！

那两个小时，我坐在村口的警车里。

看着鸡飞狗跳的整个城中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知道，这不合规矩。

但我要救人，我没办法。

我要破了于寻道的局。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终于，流氓大部队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口。

可是。没有赖梓豪。

「人呢？赖梓豪人呢？」

他们没找到！

「再去找！再搜一遍！时间快到了你们主子快死了！」

他们又搜了一遍。

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茶光村所在的公安分局，报警电话都要爆了。

可是。

仍然没找到赖梓豪。

仍然没有！

09 梁警官（剩余审讯时间：0 小时 02 分）

我闯回审讯室。

用椅子抵住门口。

紧接着，一拳一拳，揍在寻道脸上。

「赖梓豪在哪！？告诉我！」

他笑着。

嘴里带血的笑着。

「时间到了梁警官，你得放我走了。」

此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是其他警员，他们发觉我堵了审讯室，怕我做出出格的事。

可我此时已经怒极。

「于寻道！为什么！」我吼着，「为什么！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你把他交给法律，法律会制裁他！」

于寻道摇头，「我报过案的，小董警官接待的，当时他说得没错，我真的找不到证据。」

「那你就动私刑！？ 」我吼着。

「是啊，他是个畜生而已……」他说。

「那他就该死么！？ 」我质问他。

「不然呢？」于寻道反问我，「不然呢？不然呢！？不然呢！？ 」

他吼起来。

我知道，我已经说服不了他了。

那就只能用手段了。

我抽出腰间的手铐，握在拳头上。这样打人，比刀子还疼。

我嘱咐于寻道，「兄弟，如果赖梓豪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你最终逃不出重刑。希望你明白，我的拳头，是为了破案，也是为了救你。」

我一步步朝他走去。

他坐在椅子上，双手被锁着，只能待宰。

「对不住了。」我拽住他的领子，举起那凶狠的拳头。

可就在此时。

敲门声忽然停了。

那声音，像个背景乐一样，一直持续着，此时，却静了，很突兀。

「别动于寻道！」门口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是分局局长的。

「赖家已经销案了！梁俊雄，你给我开门！」

10 梁警官

我挨了局长的一巴掌。

然后收到了通知。

销案。

我说，不能销！师父，不能销！

他说，赖梓豪已经找到了。

他说，赖梓豪从来都不在茶光村！压根没去过茶光村！

「不可能！」我看向于寻道。

「怎么不可能？」于寻道低声说，「梁兄弟。你对整个案情的分析，全都错了。」

「我的分析足够严整！能解释所有线索！」

他点头，「是啊，但你的出发点错了。你所有推断的起点，是我假扮赖梓豪出了茶光村。可是你没想到，赖梓豪进茶光村的那条录像，也是我假扮的。」

两次？

是啊，于寻道能假扮赖梓豪一次，为什么，不能假扮赖梓豪两次！？

11 于寻道·真相

赖梓豪从没来过茶光村。

淼淼和他的那次打斗，他的濒死，也不存在。

淼淼的故事，是我在警方立案之前的 48 小时内，为她编造的。

为的是在她无法守口如瓶的情况下，说出一个完整的，能误导梁警官的故事。

所以，在那 48 小时内，我重复了那嘱托几十次。

也重复了淼淼「误杀赖梓豪」的故事，几十次。

只有这样，才能让淼淼从潜意识里记住这个故事。

即使她不招出完整的故事，但偶尔透露的片段，也足以误导警方。

再说，假故事，就算说出来，被当成口供，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最终，淼淼仍会脱险。

整个计划，我一开始就和淼淼说了。

她告诉我，为了报复赖梓豪，她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她成了我故意留给警方的「破绽」。

有了破绽，警方就会盯着破绽打，其他的事，就都被绕了出去。

苍前村的 39 栋 502，是我藏匿赖梓豪的地方。

我在假扮赖梓豪之前，已经将他打晕，并藏匿于此。

警方需要在他失踪后 48 小时后才能立案。

这 48 小时，我并不会杀了他。

我要让他，成为一个废人。

所以，我给了梁警官那个选择：

帮我找到赖梓豪的其他犯罪证据，交换他的位置。

这实际上是一个机会。

梁警官越早与赖家配合，找出证据。

赖梓豪就能保留越多的心智。

而梁警官出于警察的原则，拒绝了和我合作，并扣留了我 48 小时。

赖梓豪，也就被幽禁了 48 小时。

他的心智，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六．结局

01 淼淼

赖梓豪被救了出来，据说瘦得不成样子，浑身污秽，并且，直接被转去了精神病院。

但即便如此，赖梓豪的母亲也没有起诉大叔。

因为大叔手里有那些赖梓豪的视频。

那些视频里，赖梓豪坦白了一些家族企业的暗箱操作，比如偷税，比如行贿，足以让整个赖家焦头烂额了。

而这些视频，只是大叔手里极小的一部分

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大叔租了辆摩托，带着我去兜风。

他问我想去哪。

我让他去了一座山的顶上。

那里是这座城里，夕阳最漂亮的地方。

金色铺满天际的时候，我靠在大叔的肩膀上。

许久，他忽然轻唤了一声，「淼淼。」

「嗯？」我下意识地转头，忽然发现，他眼里已经满是泪水。

「你觉得，我做到了么？」他问。

「做到什么？」

「保护你。」

「做到了啊。」

他摇头，「我只是帮你出气了，可是，没能保护你。」

我抱住他。

十年来，第一次抱住他。

「已经很好了，老爸，已经很好了。」

番外

01 于寻道

我刚当上缉毒警的时候，有个师姐。

她很漂亮，带着我破了几个大案子。

别看她漂亮，办案的时候，冲最前面，比男人都拼。

这么拼是有原因的。

她是单身母亲，一个人，养女儿。

加班的时候，她总跟我吹，说自己女儿学习好，懂事，还漂亮。

比她还漂亮。

有时候她又说，「小于，我看你这人靠谱，如果哪天，姐出事了，女儿就交给你啦！」

我说姐，你赶紧呸掉！

当时她是我们大队最好的缉毒警。

立功最多，名气最响，枪法也最好。

我当时从没想过，她会出事。

而且，这么快就出事了。

2010 年 5 月。

一个缉毒清剿行动。

本来是我要执行的，可她说我经验不足，而且，这行动奖金很多。

非要替我。

结果，行动败露了。

她被那群毒贩抓了。

囚禁了四天。

四天后被救出来，没死，但是手没了一只。

人也疯了。

救出来之后，不认识任何人，话都说不明白。

三个月后，在医院里自杀了。

那些毒贩不是人的。

那些毒贩是畜生。

后来，我领养了她的女儿，淼淼。

我告诉淼淼，你妈妈是英雄，是替我牺牲的。

淼淼懂事，没怨过我，也没骂过我。

但从没叫过我爸爸。

02 于寻道（剩余审讯时间：1 小时 59 分）

「你抓到那毒贩了么？」审讯的第 46 个小时，梁俊雄问我。

我说，抓到了，头目都抓到了，但他当时把所有证据都销毁了。

他问，不够死刑？

我说，只有十年。

「这就是你辞职的原因？」

「对啊，有些事，当差的时候做不了，但现在能了。我在等他们出狱。」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 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